



香初上舞

滕萍

广西人民出版社

藤萍

香 初 上 舞

广西人民出版社



The Incense Dance

· 香 初 上 舞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香初上舞/藤萍著. —南宁: 广西人民出版社,
2005. 1

ISBN 7-219-05193-X

I. 香... II. 藤...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1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4) 第121924号

策 划: 彭庆国

责任编辑: 杨 冰 郑 洁

特约编辑: 刘 莉 范超清

装帧设计: 彭 鹤

香 初 上 舞

XIANG CHU SHANG WU

藤萍 著

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州金羊彩印有限公司印刷

(邮政编码: 530028 南宁市桂春路6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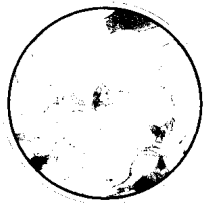
889毫米×1230毫米 1/32 2005年 1 月第 1 版

8 印张 110 千字 2005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219-05193-X/I·794

定价: 18.00元

· 香 初 上 舞 ·



► 序

藤 来 了

——为藤作树

——
我在最近才晓得上网，到上周才由网友告诉我：有关“温瑞安”有两万多个网路。

坦白说，我不管闭关、出关、破关、过关，都算是个忙人。不忙写作，也忙读书。不忙办文社，也忙交朋友。不打坐，就旅行。忙公事，忙私事，忙公司事，也忙私人公事。相关网站，能常去浏览的，不过二三耳。

不过，上网后令我最不后悔的事，就是交了许多朋友，其中最值得交的一位赏心悦目的同道，最任侠述情的女子，就是藤萍。

藤萍是位名作家，她已出版了几十部作品，从我读过的《锁琴卷》、《锁檀经》到《姑洗徵舞》、《太簇角舞》、《祀风师乐舞》和《钤天舞》，无不反映了这位女作家日后在中文文坛上必定有令人惊艳的成就，更显示了她对写作各类相关题材、形式与技巧的用心之深，以及消化糅合圆融之妙。她对文字真是情到深处，她对写作才是大爱无言。才情对她而言是挥洒即就的，反而并不出奇，但难得的是她那一种别人拟摹不来的侠意奇情。

坦白说，我在上网之前，还未读过藤萍的作品，只知道“小楼”论坛上有位同志叫“藤”。

开始的时候，她只是一位和大伙儿一起上来为我登坛鼓掌的网友而已。不过，很快地，我发现她的跟帖有怒剑有狂花，但都以一种小桥流水的理性方式叙述出来，说服力极强；她的发帖也有滑稽有突梯，但常在文理中透悟了枯荣与无常，是个有耐力有底气的写手，而且善于情知交糅，更难得的是：她性任侠。大凡哪个论坛“遇袭”，朋友遭受到不公平的对待与非难时，她必挺身出战，就像一位飞跃驰骋而不需蛛丝的网上奇女子！

在网上，“藤来了”，就好比是一位女侠出现：有她在，或及时赶到，即能生起一种平定大局、安定人心的信服力。虽然，我认为她那么年轻、爱玩，正是光彩花哨的年龄，这样的寄望和孚众对她而言，是不是太超载了一些？但还是为她的任侠情怀非常欣喜。

于是，我为了我的好奇，真的发愿去看了藤的大作，从而知道她就是女作家藤萍，而且知晓她年轻而多才，还真的是法律系的高材生，以她的所学、所知和所写、所长的去济世助人，或与知音共鸣。

我跟她是侠道相逢，网上相惜，总算，不枉我忙里抢闲，到网上一行，慕其容而折其眉，倦里闻筝，灯下看剑，识藤而知树，寄萍而逐流，侠女写侠情，阅之人生一大快事，不虚此行也。

藤来了

漫笔



►序

待省容华心已困

我一直喜欢那个叫藤的女孩儿。

2004年的广州，拥拥挤堵。我们见面的那天阳光很强，流花的椅子上，她告诉我说，她喜欢老人。

后来又重新各处一城时，她在QQ里发给了我一句她小说里要用的歌词：“请你为我霜华如旧。”

我本能地觉得有点半通不通，可半通不通中却也另有会意。她给我的印象是在网络与现实的交叠中乱七八糟的重合。网络里，她是那个叫藤的女孩，写过很多书、有个我很喜欢的书名：《锁檀经》——把一种木本植物自有的香气印入经卷不说，还要锁到泛黄，锁到记忆都模糊时，再翻出来像新的一样的读。人世太过平常，又如此反复难测，哪个女生没有一点点蕙心呢？欣喜的是她终于找到一种方式，锁一点檀香而入故纸荒经，将之保存下来。

而现实中，她是一个喜欢宣称自己平凡的女子。常常觉得：这种自称平凡其实是某种变态的标志。广州的烟雾灰灰，她在这里读大学读了两年，四周如她般年纪的女子一个个都在张红颤艳地笑着。急速的、夸张的人流在中大外面汹如潮涌，那时她躲进字码的空间里耽红谜绿，写竟了，书总有完时，在屏幕前一睁眼，回到现实时，可能如一场烟花散尽，灰滞滞的生活中，她眼无所寄，只开口说：我喜欢老人。

老人是一种安然，她年轻而厌倦的眼里，闪起一点渴念暮色的安然。

藤有时说话是很有趣的，记得有一次她说起某女友的男朋友：“身高一米六，气焰却足有一丈六”，印象很深刻，觉得形容很到位，人好似被她一句话就拖到眼前了似的。

她在广州两年了还不会坐地铁。今年五月，我、藤，还有一位外地来的朋友

在广州小聚，我因为急着赶车先走了。回来后她电邮里告诉我，拖着那位朋友在烈日下走了三个小时也没找到我跟她说可以坐坐的那个人民公园。她用了“传说中的”四个字来形容：“传说中的人民公园”。我一下感觉到我这个正常人在一个路痴眼里形象的高大——我所常驻足小憩、离我跟他们分手地方也不过十来分钟步程的一个地方，在她印象中竟具有这种神话般的传奇性。跟这样的女孩子相识，真长咱们男儿的自尊心呀！呵呵。

她也常说起她版子里那些小女生的叽叽喳喳。在那里，她是“藤姐”，一个一听就很有一种久泡江湖、像《十面埋伏》里的宋丹丹式的威风。她也常常潜水，神秘莫测——因为一年中起码要宣扬十余次潜水避居、不闻世事。我还没看过她写的武侠小说，不过就这一点而言，她已足具有一代高手行动不依规则的江湖风范了。还有，听她说有次她们几个女生约好广州版聚，愣是把天河的地铁站弄成了个现实版的古墓迷城，几个女孩握着或欠费或没电的手机，在那个只有两三个出口的地铁地下城里找呀找，找了一两个小时，最后惊喜地发现：啊！莫愁前路无知己，纵是天涯也相逢！然后热泪握手，怆然相见，恍如隔世。这种能把必然的一见都化做小概率事件来惊喜的本领，确实已有足够能力做好武侠小说中的经典场景~~~~呵呵。

不好，我唠叨得太多了，这只是一个序。我只是要给读者们介绍一下我眼里的“藤”。

结尾时，最后总结一句：她其实是个跟现实、时代与社会都很有那么点脱节的女子。常听她惊叹比她小两三岁的那些小女生的想法，“这些小女生！”迅速把自己划入了跟我一样“高龄”的行列，让我大有一种“李代桃僵”的知遇之感，所以我才会听令写序。

记得她有一个网名叫“炉烟酒晕”，我很喜欢，还特意用这四个字敷衍成过一首词。合不合仄先不管它了，抄在这里大家看看吧，毕竟她要送我书的，先贴个我送过她的东西在这儿，以示不必感恩，不打算领情。

那是在网络深宵，时光在身边噼里啪啦地溜走，而我们浪费得毫不可惜时：

记得当年残酒晕，
鬓欺暂颊，
容易归来闷。
小字书成溪茶韵，
霜瓷裂得冰雪纹。

如今憔悴谁相问？
旧酒新炉，
倦眼炉烟衬。
待省客华心已困，
尺素裂笺终寸烬。

好不好不去管它吧，聊录在此，记彼此蜉蝣生中，万维网际、相逢一键的日子吧。

小楸

2004年9月14日

藤注：那个“外地来的朋友”同为路痴的某人叫做“相信意外”，还有一个名字叫做“时未寒”、望天

香初上舞

序一

藤来了……………温瑞安

001

序二

待省容华心已困……………小椋

003

楔子

……………

001

第一回

素衫惯染京尘……………

005

第二回

行云梦中认琼娘……………

023

第三回

钱辈行藏君岂知……………

037

第四回

河源燃烛风如刀……………

075



目 录

第五回	一纸多情来万里·····	107
第六回	知己一人谁是·····	137
第七回	万古情归梦不归·····	155
第八回	邺城风雨连天暮·····	169
第九回	十一年前梦一场·····	199
第十回	乐游嘉苑断肠天·····	209
第十一回	两处沉吟各自知·····	237

楔子

“苍震有位，黄离蔽明。江充祸结，戾据灾成。衔冤昔痛，赠典今荣。享灵有秩，奉乐以迎。”此《迎神曲》出，见罹难于人间，赐诚福于朝宇。于是，有“四权五圣”以应天魂之惊，天地之灵。

后周显德七年正月，殿前都点检赵匡胤陈桥驿兵变，大宋初立，改年号建隆，定都开封。

数年之后，宗室赵炅即位，后称宋太宗。太平兴国四年，太宗出兵燕云，下易州、涿州，直至高粱河。

“塞外悲风切，交河冰已结。瀚海百重波，阴山千里雪。迴戍危烽火，层峦引高节。悠悠卷旆旌，饮马出长城。”

这是唐太宗李世民的《饮马长城窟行》，勉强可以用来形容此时宋氏的风云豪情。

大宋兴国

此时朝中有四权五圣赫然生光，隐隐然有相抗相成的趋势。他们有些是权贵，有些不是权贵，但这九人对皇朝宗室，对大宋的影响，人莫能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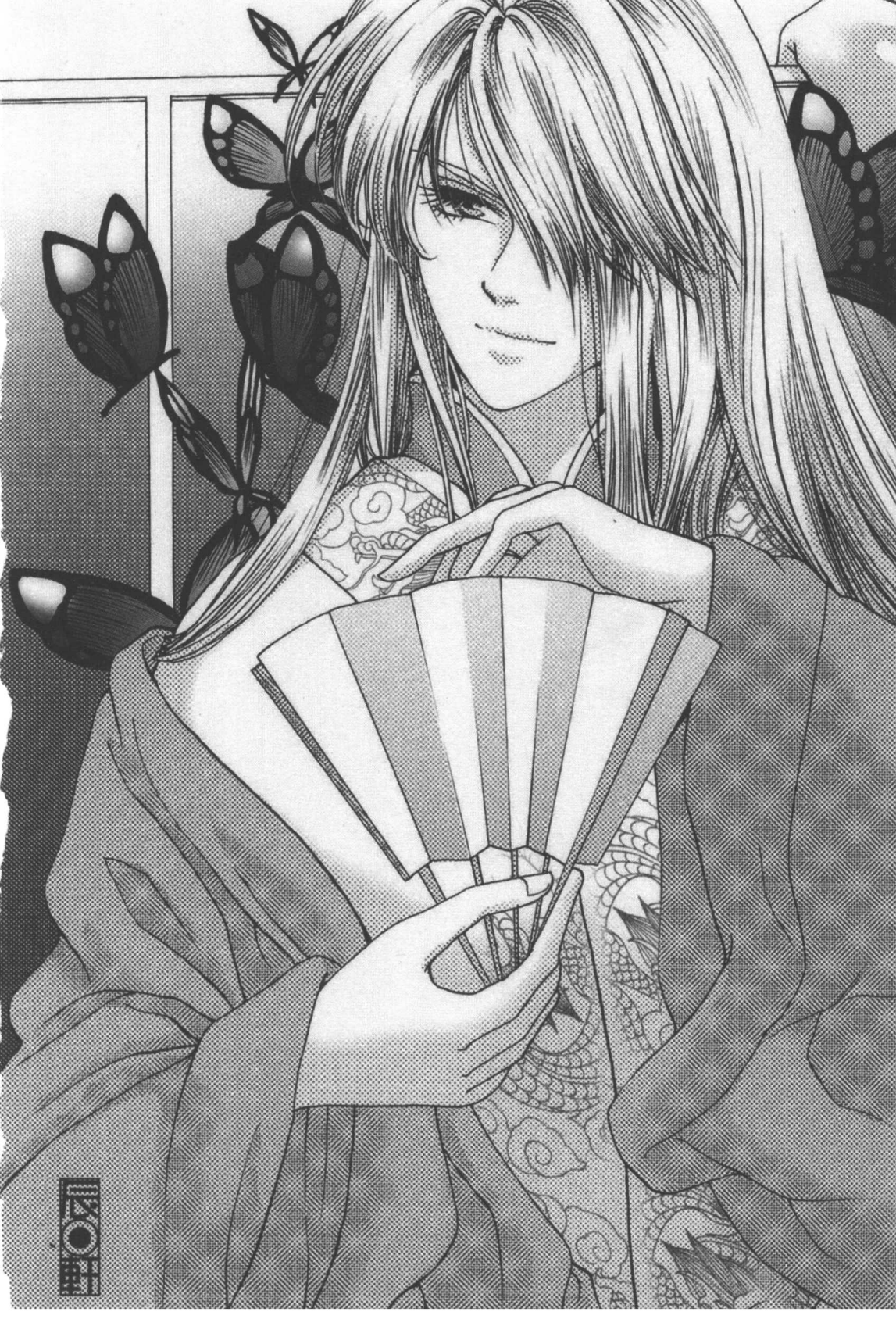
四权

是秦王爷第三子兼殿前都指挥使则宁、燕王爷嫡长子兼侍卫骑军指挥使上玄、宫中掌歌舞乐音的乐官六音，还有祀风师通微。

五圣

是御史台御史中丞聿修、当朝丞相赵晋的公子圣香、太医院的太医岐阳、枢密院枢密使容隐和祭神坛的千古幽魂降灵。





第一回 春衫慣染京尘

大宋都城，东京汴梁。

皇宫。

宣德楼是大宋皇宫的中心，也是汴京的中心。宣德楼南是御街，宽约二百步，两边是御廊。御街的中心为中心御道，人马不得行走。

宣德楼前，左南廊对左掖门，秘书省右廊对右掖门。东为两府，西为尚书府。从御街一直向南走，左边是景灵东宫，右边为西宫。

自大内西廊南去，西宫过后便是都进奏院、百种圆药铺，直到浚仪桥大街，浚仪桥之西就是开封府。

自开封府下行三百步便是东角楼，东角楼再过去为宝箓门。

宝箓门后那一处大宅子就是鼎鼎有名的丞相府，是大宋开国老臣赵普的宅子。

一个身着深蓝衣裳的男子缓步走到丞相府前。人说天上神仙府，人间宰相家，不知这赵府如今是如何繁华奢侈、金玉满堂？

他一身深蓝衣裳已洗得泛白，但仍整齐干净。双手空空，仅背上挂着一个小小的包袱。

在府前打量了几眼，“笃笃笃……”他步上台阶拾环敲门。

“咿呀”一声门开了，门里下人探出头来，“请问公子找谁？”

“毕总管。”蓝衫男子道。

“毕总管？啊，公子就是秋寒吧？请进请进。”下人一拍脑袋，“毕总管和老爷出门去了，这会儿不在，府里只有少爷在。毕少爷还记得吗？小时候常和少爷一起玩的。”

蓝衫男子点了点头，“也十多年不见了，只怕见了人也认不出来。”

“不会不会，我们家少爷长大了和小时候还是一个样，还是那样整天闯祸胡闹，老爷烦着呢。”下人笑道，“这下好了，毕少爷回来了，有个人管着少爷，也不会让他再成天不知道搞些什么了，让我们下人们看着也糊涂。”

蓝衫男子淡淡一笑，“你们家少爷是什么模样，秋寒早已记忆模糊。你们家少爷恐怕也不会把外人当做一回事，我如何能管得了他？”

下人引着毕秋寒往府里走，“不会不会，我们家少爷贪玩爱闹，但就是喜欢朋友……”

这位蓝衫男子是丞相府总管毕九一的侄儿，姓毕名秋寒。五六岁的时候曾在赵府和丞相少爷一起玩过，但后来因为外出习武，已近二十年没有回京城。这次突然说要回来，毕总管也很意外，他差不多已经忘了有这个侄儿。

“少爷在院子里。”那下人名叫泰伯，如今已经五十多了，毕秋寒和丞相公子圣香都是他看着长大的，对毕秋寒甚是热心。

毕秋寒对这位“少爷”毫无好奇之心。丞相公子本易骄纵，何况这位少爷胡作非为贪玩奢侈的名声，他初入汴梁的时候就已经听说了。他并没有兴趣去见这位京城第一纨绔子弟，但泰伯如此热心，他少不得到院子里望一望。

时值八月十八，中秋刚过，花园之内犹残留几分热闹的余气，各处悬挂的花灯也都见了残色。此时正值正午，秋老虎尚在，天气灼热，下人们都远远在葡萄藤下避暑。试灯居到扫月楼的一段花廊悄无声息，或有串串的紫藤花于微风里摇动，丝毫激不起人活动的兴致。

但若凝神静听，便隐隐有阵细细的乐声从花木掩映的御廊里传来，那声音非箫非笛，非琴非鼓，音色纤细，弱而不绝。

紫藤花下，绿萝葛旁，有一人屈膝倚靠着朱红柱子，手执一片叶子正吹着调。繁花似锦，藤蔓成阴，御廊之中一团锦绣，令人目眩。但遥遥望来，第一眼便望见此人持叶而吹的手。

手白如玉，覆着杂绣金线的衣袖和碧绿的叶子，犹显得手背的白。

他举着叶子放在脸前，望出来的只有一双眼睛。

那眼神……眼色如琉璃。

毕秋寒微微一震，这样的眼神记忆之中似乎见

过，“圣香？”

泰伯已大声嚷嚷起来：“圣香少爷，毕少爷回来了。”

吹叶的锦衣人抬起眼睛，眨了眨，“毕少爷？”

泰伯拉着毕秋寒走到圣香面前，“少爷忘了？这是毕总管的侄儿，小时候你们一起玩的。”

圣香想了想，又想了想，“忘记了。”

“反正毕少爷回来了，少爷喜欢年轻人，这些日子什么容少爷、聿少爷、岐阳少爷都不在，多个伴也是好的。”泰伯拍拍毕秋寒的肩，“听总管说秋寒武功高强，和少爷在一起也安全。”他忙着要回大门去看着，就拍拍毕秋寒，先走了。

“原来老毕给我弄了个保镖？”圣香自言自语。

毕秋寒眉峰一蹙，随即展开，一言不发。

“喂，你叫毕秋寒？”圣香懒懒地问，看来他对所谓的保镖兴趣不大。

“不错。”毕秋寒涵养不差，虽然被他随意当做“保镖”，愠色也只是一闪而过。

“好土的名字。”圣香叹了口气，“好像江湖大侠的名字，是你娘给你取的？”

“姓名出身，毕某人认为并不重要。”毕秋寒淡淡地道，“既然泰伯要我护着你的安全，毕某人就会保护你的安全。至于其他恕毕某人无礼，不想多谈。”他说完淡淡地让开两三步，站在一边，清楚地告诉圣香他不屑与他这种纨绔子弟一般见识。

圣香又叹了口气，喃喃自语：“老毕要给我弄个